

瓜飯樓叢稿

馮其庸輯校集

卷二 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二

青島出版社



瓜飯樓叢稿

馮其庸輯校集

卷二 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 一一

青島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馮其庸輯校集·第2卷·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·

2 / 馮其庸輯校，—青島：青島出版社，
2011.10

(瓜飯樓叢稿)

ISBN 978-7-5436-7102-7

I. ①馮… II. ①馮… III. ①馮其庸—文集

②《紅樓夢》研究—文集 IV. ①C53

②I207.41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1)第217933號

責任編輯 金 龍

插 圖 譚鳳嬭


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卷四

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

因咯鮮血，心便灰冷，可知園內無非墮淚之人。

則將應之曰：「心裏冷了半截。」

不知人不知鬼不覺時候幹了多少事。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着往日常聽人說：「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縱然命長，終是廢人了。」想起此言，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，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。〔張評〕是正筆，果能解此，便可看破。寶玉見他哭了，也不覺心酸起來，因問道：「你心裏覺得怎麼樣？」襲人勉強笑道：「好好的，覺怎麼呢？」〔張評〕多少宛委，多少閉藏。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，要山羊血燉洞丸來。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：「你這一鬧不打緊，鬧起多少人來，倒抱怨我輕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鬧得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經明日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，弄點子藥喫喫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！」寶玉聽了有理，也只得罷了，向案上斟了茶來，給襲人漱了口。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，〔張評〕也不安穩乃有所悔之詞。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；二則定要驚動別人，不如由他去罷。因此倚在榻上，由寶玉去伏侍。〔姚評〕嬌癡婢子。〔張評〕啞子喫黃連。一交五更，寶玉也顧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來，將王濟仁叫來，〔張評〕王濟仁，因醫造名而隱《易》道。乾坤之道在《坎》、

以上結畫蓄一段正文，而以賜襲人作餘波。

以下從賞端節入晴雯撕扇一段，是晴雯正傳。

各人相見各人心。

這樣想，那樣想，其實作者之想當然耳。此一回賞端陽，大家無趣。

既知如此，可

《離》、《坎》、《離》顛倒爲《既濟》《未濟》，調水火爲抽，添則在人。親自確問。王濟仁問其原故，〔張評〕並不延診，但用一問，是爲閉藏。不過是傷損，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，怎麼服，怎麼敷。寶玉記了，回園來依方調治，不在話下。〔張評〕話下自有話。

這日正是端陽佳節，蒲艾簪門，虎符繫背。〔張評〕點景簡淨。午間，〔張評〕不惟點五日，且必點午時，見正天中，時方昌盛而陰起於午矣。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家母女等賞午。〔張評〕看他自初一至端陽，一日一日，寫來挨次。特與伏中二字顯爲刺謬，以痛發熱毒。寶玉見寶釵〔張評〕是乃熱毒之主。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說話，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〔姚評〕寶玉這樣想。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，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，他没好意思的，越發不理他。〔姚評〕王夫人這樣想。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，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，心中不自在，形容也就懶懶的。〔姚評〕黛玉這樣想。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、金釧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說笑，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，更覺淡淡的。〔姚評〕鳳姐這樣想。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，也都無意思了。〔姚評〕迎春等這樣想。〔張評〕各人有各人心事，而賞午一席寫來如此冷淡，這便是九十七、八回以後景象。上大段已將「斷癡情」〔成大禮〕演完矣。○此席獨無買母，無是禮也，蓋已作壽終以後觀。因此，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。〔姚評〕大家如此想，那有不散之理。〔張評〕是大家散了。

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。他想得也有個道理，〔姚評〕是這樣想。他說：「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時歡喜，到散時豈不清冷？既清冷則生感傷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開時令

以不必還淚矣。所謂識得破忍不過也。

悟得《多心經》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」來。

此段過脈文，真是一部《楞嚴經》。黛玉喜歡不喜聚。寶玉喜聚不喜散。

是可蠢也，孰不可蠢也。

丫頭之大者無過賈府，主人前尚然如此。寶哥哥又遭奚落矣。跌扇子後你我拌嘴，悉屬伶牙俐齒，不可犯干，聽者自難於處分。所以林妹妹心中以為不聚的好。

人愛慕，謝時則增惆悵，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」故此人以為歡喜時，他反以為悲。〔姚評〕天下無歡喜而不以悲字結之。〔張評〕從「孟施舍之養勇」套來，見其終竟能守得一乾淨身子在此。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，生怕一時散了；那花只願常開，生怕一時謝了。〔姚評〕又是一樣想；但願林妹妹等年年十四五歲。只到筵散花謝，雖有萬種悲傷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〔姚評〕妹妹等不死，終要到四五十歲。〔張評〕從「北宮黝之養勇」套來，是務敵人所如轍合也。○寶、黛對提，各設一想，寫得新鮮精湛，是乃正偶，是乃一心，為此大段特提重頓。因此，今日之筵，大家無興散了。林黛玉倒不覺得，〔姚評〕此黛玉之所以先解脫也。〔張評〕死者已矣。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。〔張評〕生者何堪。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，〔張評〕此是黛玉切近影身，入他正傳，仍是黛玉傳也。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，將骨子跌折。〔姚評〕波瀾。〔張評〕當此熱毒方張之日而扇子失了手，將何所却此熱毒乎？晴雯死，黛玉死矣。寶玉因嘆道：「蠢才，蠢才！」〔張評〕晴雯是蠢才，黛玉是蠢才也；黛玉是蠢才，寶玉是蠢才也。三而二、二而一也。將來怎麼樣？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，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？」〔張評〕有所期而正訓之。晴雯冷笑道：「二爺近來氣大得很，行動就給臉子瞧。前日連襲人都打了，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憑爺去！」〔張評〕是他口吻，一絲不走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是平常的事。〔張評〕原是平常事，所云不過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。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、瑪瑙碗，〔張評〕璃，離，惱。脫離煩惱，正扇之用。不知弄壞了多少，也沒見過大氣兒；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。何苦來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，再挑好的使。好離好散的，倒不好？」〔張評〕便是「寶玉你好」之「好」。

寶玉聽了這些話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因此說道：「你不用忙，將來有散的日子！」〔姚評〕或問：何如可以無散？答曰：只有無聚。〔張評〕透筆。

上文寶玉心中只願「常聚」者，亦防其有「散」之一日也，故至此不覺脫口出此七字來。多一日聚，即早一日散，天下事大抵如此！

舌有蓮花。

寶玉房中丫頭，除晴雯以外，斷不敢將此等語答襲人。

「我」者，親之之詞也。「我們」，則親之而又愛之矣，此晴雯之所以吃醋也。自此已往，襲人已不容晴雯矣，禍機之伏始此。

此等處寶玉未免太糊塗。

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，〔張評〕必接是他，一定章法。忙忙趕過來向寶玉道：「好好的，又怎麼了？可是我說的：一時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兒？」〔張評〕是他口吻，一絲不走。晴雯聽了冷笑道：「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，也省了爺生氣。自古以來，〔張評〕「自古以來」四字不通而語妙無敵，又偌大隱意存焉。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，我們原沒伏侍過。因為你伏侍的好，昨日纔挨窩心脚；我們不會伏侍的，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？」〔張評〕靈心慧舌，尖利無匹而禍基矣。襲人聽了這話，又是惱，又是愧，待要說幾句話，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〔張評〕堅忍。推晴雯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」晴雯聽了他說「我們」兩字，自然是他和寶玉了，〔姚評〕好多心。〔張評〕是黛玉心事。不覺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幾聲道：「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，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！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，也瞞不過我去，那裏就稱起『我們』來了？」〔姚評〕晴姐姐真是一把昆吾刀，又鋒又快。〔張評〕你們我們，紙上有聲，瀏亮輕鬆，可醫瘡病。那明公正道，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，也不過和我似的，那裏就稱上『我們』了！」〔姚評〕連林黛玉亦在內。襲人羞得臉紫脹起來，〔姚評〕也怪不得了。想一，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〔張評〕何等堅忍，正用之，使人聖賢。寶玉一面說道：「你們氣不忿，我明日偏擡舉他！」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：「他一個糊塗人，〔張評〕蠢才注脚。你和他分證什麼？況且你素日又

了。寸心又酸透了。

此之謂醋。

「你也大了，」緊對着晴雯的滿口醋意。

且慢說已有安排坑阱者矣。

只此等沒要緊事，可以知襲人之擅權。只怕到氣下之時又不肯回矣。前云「含淚」，此云「哭」，文有層次。

是有擔待的，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麼了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我原是糊塗人，那裏配和我說話？我不過奴才罷咧！」〔姚評〕誰似你「好嫂子」！〔張評〕活像！襲人聽說，道：「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爺拌嘴呢？」〔姚評〕花姑娘到此實在忍不住了。要是心裏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不犯着當着二爺吵；要是惱二爺，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。我纔也不過爲了事，進來勸開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！又不像是惱我，又不像是惱二爺，夾槍帶棒，終久是個什麼主意？我就不說，讓你說去！」說着便往外走。〔姚評〕卸去襲人。〔張評〕看此書我亦耳聾目眩，乃作者消消停停把個主意寫出。奇情奇文！

寶玉向晴雯道：「你也不用生氣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」〔姚評〕冤哉枉也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發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」〔張評〕透筆。晴雯聽了這話，不覺又傷起心來，〔姚評〕的是林姑娘影子。〔張評〕是書中大傷心處。含淚說道：「我爲什麼出去？要嫌我，變着法兒打發我去，也不能够的。」〔姚評〕方纔自己說「打發了我們」，今又何故哭？寶玉道：「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？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。打發你去罷。」說着，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，笑道：「往那裏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回太太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好沒意思！認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？便是他認真要去，也等把這氣下去了，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。」〔張評〕透筆。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，豈不叫太太犯疑？」〔張評〕主意定矣，已透三十四回。必定不犯疑，方可說是有作用。寶玉道：「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。」〔姚評〕自然逼

較金釧求太太之言，尤覺淒楚。

只怕後來出了此門，便死期到了。

襲人苦勸，直至跪下，善於撕攛，正見刁猾。

寶玉此時尚未舉晴雯，亦未必一回即擯，落得做人情也。

獨提襲人，以見其擅權也。

向合府擅權者鳳姐一人，向寶哥身上擅權者襲人一人。鳳姐主人，襲人佐之，然後黛玉、晴雯皆死矣。

爭粽子吃，吐詞引笑。

「好嫂子」三字雖是諛詞，然已發襲人之隱，寶姐姐知之，斷不直言也。今日襲人既受晴雯之

到哭。○冤哉枉也。晴雯哭道：「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？饒生了氣，還拿話壓派我！只管去

回，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！」〔姚評〕只怕後來由不得你。〔張評〕有如皎日，襲人愧死。寶玉道：

「這又奇了。你又不去，你又鬧些什麼？我經不起這吵，不如去了倒乾淨！」〔姚評〕你同林妹

妹日日相吵，何不叫他回揚州去倒安靜。說着，一定要去回。襲人見攔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〔姚評〕善於

調停。〔張評〕便是九十六回王夫人前之一跪。碧痕、秋紋、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得利害，都鴉雀無聞

的在外頭聽消息。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。〔張評〕筆有餘閒。寶玉

忙把襲人拉起來，嘆了一聲，在牀上坐下，叫衆人起去，〔張評〕作收場。向襲人道：「叫我怎麼

樣纔好！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。」〔姚評〕我固知之也。○癡兒，可兒！說着，不覺滴下淚來。

〔張評〕歸到心字道字而語氣如聞。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，自己也就哭了。〔張評〕以哭作結。

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說話，只見林黛玉進來，便出去了。〔姚評〕傳神。林黛玉笑道：〔張

評〕是笑道。「大節下，怎麼好好的哭起來？難道是爲爭粽子喫爭惱了不成。」〔姚評〕原來端節喫

粽子處處通行。〔張評〕爭粽子語趣甚。寓言此間不過爭種子一事而已，又寓爭真種子，有大關會。寶玉和襲人嗤

的一笑。林黛玉道：「二哥哥不告訴我，我不問你也就知道了。」〔張評〕神情活現。一面說，一

面拍着襲人的肩，笑道：「好嫂子，〔張評〕正名定分，自己避席。你告訴我。必定是你們兩個拌

了嘴。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勸和勸。」襲人推他道：「林姑娘，你鬧什麼？我們一個丫頭，姑

娘只是混說。」〔姚評〕林姑娘調笑實妙，此襲人之所以竟稱我們也。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

彈，又遭黛玉之劾，此後將以不容晴雯之心並不肯容黛玉矣。禍機之伏，與晴雯同。

識語再見，爲一書結局。只怕你「做和尚」並不是爲他。再說「做和尚」僅「抿嘴一笑」者，緣知襲人之事而思前日所說皆可驗，實心實意，無容別生枝節。

不寫敘吃酒時事，實在亦不過如前此之啾啾喻喻而已。前次開門，偏不認做襲人，此回乘涼，偏要認做襲人。

道是無情却有情。順勢而下，寶哥哥真是可人。

拿你當嫂子待。」〔姚評〕妙不可言。〔張評〕我們兩字，晴爭之，黛玉許之，正是一樣。寶玉道：「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？饒這麼着，還有人說閒話，〔姚評〕指晴雯。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！」襲人笑道：「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氣不來，死了倒也罷了！」〔姚評〕不死將奈何。〔張評〕反說究竟。林黛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麼樣，〔姚評〕有蔣哥在，恐不容你死。我先就哭死了。」〔姚評〕惡極。寶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」〔姚評〕誰知做了和尚他猶未死。〔張評〕是許黛玉，是許嫂子，則嫂子原有專屬。襲人笑道：「你老實些罷，何苦還說這些話！」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，抿嘴笑道：「〔姚評〕傳神。做了兩個和尚了。」〔張評〕其實是一個。這便是不信寶玉說方，寶釵配藥而寫來，心口如見如聞。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。」寶玉聽了，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，自己一笑，〔張評〕自己一笑，有大關會。也就罷了。

一時黛玉去了，就有人來說：「薛大爺請。」〔張評〕緊接寶釵，是大章法。寶玉只得去了。原來是喫酒，不能推辭，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幾分酒，踉蹌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，〔姚評〕點醒時令。榻上有個人睡着。〔張評〕人上半回。寶玉只當是襲人，〔張評〕只當是襲人，而乃是晴雯，明演卧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酣睡意。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問道：「疼的好些了？」只見那人翻身起來，說：「何苦來，又招我！」寶玉一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却是晴雯。〔姚評〕天然湊拍。〔張評〕活跳。寶玉將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。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〔張評〕乃午間賞午散席以後事，今日早起，見此扇早已失了也。矛盾處正

二爺的氣近來越發大了。

要到「你們」，「我們」，纔可「拉拉扯扯」，醋意兒尚在襲人身

上。
蓋晴雯意中之襲人，即黛玉意中之寶釵也；無襲人與寶釵，黛玉乃寶釵矣，即晴雯乃襲人矣。

原來碧痕姐與寶二爺有些首尾。

既不知他做什麼，又如何不好進去？
連席上也有水，到底做什麼？

碧痕洗浴，形容得極情盡致，計兩三個時辰，劇着塵戰悠久，緣在忿懣時，不爲掩覆。

妙，妙！既不許我同洗，則「你也不許洗去」也。

着意處。我不過說了那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。你說我也罷了，襲人好意來勸，你又括拉上他，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」〔姚評〕我則應之曰：「該，該，該！」晴雯道：「怪熱的，拉拉扯扯做什麼！叫人來看見像什麼！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。」〔姚評〕絕似林姑娘脾氣，纔有此口吻。寶玉笑道：「你既知道不配，爲什麼睡着呢？」〔姚評〕駁得好。晴雯沒的說，嗤的又笑了，說道：「你不來使得，你來了就不配了。」〔姚評〕對得好。起來，讓我洗澡去。襲人、麝月都洗了澡，我叫了他們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纔又喫了好些酒，還得洗一洗。你既沒有洗，拿了水來，咱們兩個洗。」〔姚評〕不配。〔張評〕狎暱已極，聲情畢現。晴雯搖手笑道：「罷，罷，我不敢惹爺。」〔張評〕隱透乾淨身子。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，足有兩三個時辰，〔姚評〕不可道也。〔張評〕又是一樣洗法，一笑。也不知道做什麼呢。〔姚評〕到底做什麼？我們也不好進去的。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牀腿，連席子上都汪着水，〔張評〕絕妙一幅水戰圖，用側筆明明寫出，是暗《金瓶梅》，是意淫。○碧痕，晴雯類也，而必寫他有此故事，乃即用以起下文湘雲。在湘雲既影黛玉，又影釵；影黛即以影晴雯，影釵自然影碧痕矣。痕，痕跡也。也不知是怎麼洗了，〔姚評〕就是這樣洗的。〔張評〕便是襲人、麝月洗法。笑了幾天。我也沒工夫收拾水，也不用同我洗去。今日也涼快，那會子洗了，這會子可以不用。〔張評〕是乾淨。我倒留一盆水來，你洗洗臉，通通頭。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，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，〔張評〕水晶缸裏，此葉明透清潔。叫他們打發你喫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既這麼着，你也不許洗去，〔張評〕是不洗去，不爲痕也。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喫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我慌張的很，連扇子還跌折

不過去回太太罷了，有什麼了不得！

可爲侍寵而驕者一鑑。不然晴雯何人也？寶玉何人也？何以竟「嗤的一聲」乎？且又「嗤嗤幾聲」乎？

無挂礙。

晴姐撕扇子撒嬌可愛，後云「乏力，明日再撕」，乃是巧於收場。然則跌了扇子，何以以蠱才目之？

了，那裏還配打發喫菓子？倘或再打破盤子，（張評）此盤已破，絕無曖昧。還更了不得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愛打就打。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，你愛這樣，我愛這樣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，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，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。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，你喜歡聽那一聲響，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，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。這就是愛物了。」（姚評）可以參禪。（張評）愛物之論，亦奇亦正，是真能格物而一旦貫通者。晴雯聽了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。我最喜歡撕的。」（張評）撕，提撕也。撕，思也。寶玉聽了，便笑着遞與他。晴雯果然接過來，嗤的一聲，撕了兩半，接着又聽嗤嗤幾聲。（姚評）煞是可人！寶玉在旁笑着說：「響得好，再撕響些！」（姚評）有慧根。（張評）撕響，思想。正說着，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：「少作些孽罷！」（張評）少作些孽便是扇，便是善。寶玉趕上來，一把將他手裏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。（姚評）奪得好。（張評）又當推以及人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幾半子，（姚評）撕得好。二人都大笑。（張評）都大笑，都大孝也，至善矣。麝月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，拿我的東西開心兒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打開扇子匣你揀了去，什麼好東西！」麝月道：「既這麼說，就把扇子搬出來，讓他盡力撕，豈不好？」（張評）又是他的聲口，寫來從不稍誤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就搬去。」麝月道：「我可不造這樣孽！」（張評）便是扇。他没撕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晴雯笑着，便倚在牀上說道：「我也乏了，明日再撕罷。」（姚評）可人。（張評）明日再思，所謂又日新。○面子真是活畫。寶玉笑道：「古人云『千金難買一笑』，幾把扇子，能值幾何？」（張評）難能可貴而其實平常。一面說

以上結晴雯撕扇一段。

以下接寫湘雲來賈府，拾金麒麟事。

姊妹而青年，所以親密也。

愛別人的衣裳，尤愛寶兄弟袍子靴子勒子也。

耳墜子雖多，尚有缺少一物。

空中點綴之文妙於如有其事。

着，一面叫襲人。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，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，（張評）拾去破扇必用佳蕙，是即「遇雙真」後所演之佳惠，見能思善，便是復通靈之佳會矣。大家乘涼，不消細說。

至次日午間，（姚評）是五月初六日。王夫人、薛寶釵、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，就有

人回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（姚評）久別了。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。（姚評）

中有一個翠縷在。（張評）便是振振公子之像。寶釵、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。青年姊妹間（張評）青年，隱

言公子。經月不見，一旦相逢，（張評）一蔽三百。其親密自不消說得。一時進入房中，請安問好，

都見過了。賈母因說：「天熱，（張評）仍是午間。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。」史湘雲忙起身寬衣。

王夫人因而笑道：「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？」史湘雲笑道：「都是二嬸娘叫穿的，誰願意

穿這些！」（張評）點湘雲家事，為受寶釵寵絡伏綫。寶釵一旁笑道：「姨媽不知道，他穿衣裳還更愛穿

那別人的衣裳。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，他在這裏住着，（張評）三四為七，在月為巧，乃「巧合」之影。把

寶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額子也勒上，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，就是多兩個墜子。（張

評）既扮男裝，何不摘去兩個墜子？而必留兩個墜子者，乃演又為釵黛影身，兩個都是墜兒。我言湘雲一人三影，益信。

他站在那椅子背後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：「寶玉，你過來，（張評）是寶玉影身。仔細那上頭掛的燈

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。」（張評）是迷了眼。他只是笑，也不過去。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，老太太

纔笑了，說：「扮作男人好看了。」林黛玉道：「（張評）釵說了黛說。「這算什麼。惟有前年正月

裏接了他來，住了沒兩日，下起雪來，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，（張評）影字映射。

雲妹妹也是個淘氣孩子。

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裏。誰知眼不見，他就披了，又大又長，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上，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，〔張評〕撲雪是言撲薛。一跤栽倒溝跟前，弄了一身泥。〔張評〕因撲薛而一身污。說着，大家想着前情，〔張評〕是非前情，乃終竟也。卷末賈政在雪影裏見寶玉乃披大紅猩猩氈斗篷倒身下拜，已於此處借影身演出矣。都笑了。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：「〔張評〕本回開陰陽演《易》道，故奶媽爲姓周，猶帶劉姥姥必用周瑞家的，及巧姐之嫁亦必歸周姓，及周貴妃周瓊也。」周媽，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？」周奶媽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「淘氣也罷了，我就嫌他愛說話。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，笑一陣，說一陣，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謊話。」〔張評〕其名湘雲，乃瀟湘雲夢歇後語耳。正是夢主，故夢話，謊話都在他。王夫人道：「只怕如今好了，前日有人家來看，眼見有婆家了，〔張評〕是寶釵。還是那麼着。」賈母因問：「今日還是住着，還是家去呢？」周奶媽笑道：「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，可不住兩天？」湘雲問寶玉道：「哥哥不在家麼？」〔張評〕情之所鐘。寶釵笑道：「他再不想着別人，只想寶兄弟，〔張評〕心事不禁吐露。兩個人好頑的。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。」〔張評〕隨即掩飾，乃如此深心，亦自有不及檢點之處。妒之於人甚矣。賈母道：「如今你們大了，別提小名兒了。」〔張評〕見與寶玉乃是一人，不分名姓。

剛說着，只見寶玉來了，〔姚評〕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笑道：「雲妹妹來了。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，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」林黛玉道：「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。」〔張評〕指金麒麟。寫黛玉是深心，是快口，是蠢才。湘雲道：「什麼

到後文果有「我得了好東西，專等你呢」之說。此時不說出什麼東西，防林妹妹也。

如此高過去，一年要高好幾尺！

是雲妹妹送「好嫂子」的。

駁得也是，看他如何答對。

我也要聽聽。

湘雲此論確有見解，不然，豈不如寶哥哥攪得姑娘丫頭不清不楚。

好東西？」「姚評」一定是這東西。「張評」是寶釵。寶玉笑道：「你信他！」「姚評」他指黛玉。幾日不見，越發高了。」「姚評」此與湘雲言也。湘雲笑道：「襲人姐姐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好，」「姚評」一頓。多謝你想着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。」「張評」金麒麟好東西，戒指亦好東西，則指金正以示戒也。說着，拿出手帕子來，挽着一個疙瘩。「姚評」手帕疙瘩是黛玉。寶玉道：「什麼好的？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。」張評「絳紋則絳珠草，絳芸軒並在內，石則寶玉也。為黛玉為釵為寶，同為一戒而已。帶兩個給他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說着便打開。衆人看時，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，一包四個。林黛玉笑道：「你們瞧瞧他這個人。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，」「張評」已經普同示戒。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，豈不省事？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，」「張評」而又有必應特戒之人。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，」「張評」此戒本是平常，不偏不倚。原來還是他。真真你是個糊塗人！」「張評」自道也，又寓湘雲陰陽不分，為糊塗塗塗之一人。史湘雲笑道：「你纔糊塗呢！我把這理說出來，大家評一評誰糊塗。給你們送東西，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，拿進來一看，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；若帶他們的這東西，須得我告訴來人，這是一個丫頭的，那是那一個丫頭的。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，再糊塗些，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，混鬧胡說的，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。」「張評」示戒說理，本書以糊塗東西演《易》之用。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，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，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？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，豈不清白？」「張評」有差等，有分別，說理清白。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，說道：「襲人姐姐一

雲兒送人物事
却有分寸，誰云
雲兒無城府耶！

刻毒！說妹妹
耶，說哥哥耶？

寶姐姐蓋關心
金鎖也，那得不
走開。

分明四個戒
指，如何此時只
得三個，其一個
向何處着落乎？
讀者試思之。猜
得出，方許讀此
書。

個，〔張評〕是書中第一應戒之人。鴛鴦姐姐一個，〔張評〕戒其名。金釧兒姐姐一個，〔張評〕戒其事。平兒姐姐一個，〔張評〕戒其用。這倒是四個人的。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？〔張評〕小子聽之。衆人聽了都笑道：「果然明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還是這麼會說話，不讓人。」林黛玉聽了，冷笑道：「〔張評〕是黛玉。」他不會說話，就配帶金麒麟了。」〔張評〕自戕。一面說着，便起身走了。〔張評〕寫與湘雲格格不入，是自驅之人寶釵。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，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。〔張評〕是有同心。走着常情，笑不可測。寶玉聽見了，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，忽見寶釵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〔姚評〕寶姐姐難乎爲情矣。寶釵見寶玉笑了，忙起身走開，〔張評〕同一金，同一笑，是乃自走其走，非走黛玉之走。找了黛玉說笑去了。〔張評〕轉找他去。

賈母因向湘雲道：「喫了茶歇一歇，瞧瞧你嫂子們去。園裏也涼快，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」湘雲答應了，因將三個戒指包上，〔張評〕在賈母處自是已給鴛鴦了，故只剩三個。而鴛鴦不寫明給，鴛鴦其名而不鴛鴦其實，無所用其戒者也。是書李紈之外，一人而已。又鴛鴦在四十回以後爲劉姥姥之替身，借演《易》道之人。歇了一歇，便起身要瞧瞧鳳姐等去。衆奶娘丫頭跟着，到了鳳姐那裏，就笑了一回出來，〔姚評〕又缺一個戒指矣。〔張評〕此處寫得褻慢，已影寶釵。便往大觀園來，見過了李宮裁，少坐片時，〔張評〕此處寫得莊嚴，已影黛玉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。因回頭說道：「你們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，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。」衆人聽了，自去尋姑舅嫂，單剩下湘雲、翠縷兩個。〔張評〕兩個是一個，生出絕大奇文。翠縷道：「這荷花怎麼還不開？」〔張評〕荷花寓寶釵。史湘

妙語解頤。

究竟「陰陽」
是什麼東西，我
也不明白。

雲道：「時候還沒到呢。」〔張評〕絳芸軒時候沒到。翠縷道：「這也和咱們家池子裏的一樣，也是樓子花。」〔張評〕明點是一樣，樓子花，身外身也。湘雲道：「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。」翠縷道：「他們那邊有棵石榴，接連四五枝，」〔張評〕石寓石頭，榴寓絳珠，寶黛影身，各有四五。真是樓子上起樓子，這也難爲他長。」史湘雲道：「花草也是同人一樣，」〔張評〕明打到人。氣脈充足，長的就好。」〔張評〕是書自讀，又是《孟子·動心》章。翠縷把臉一扭，說道：「我不信這話。若說同人一樣，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？」〔張評〕駁得絕倒，無語可答。少所見而多所怪，爲翠縷者正復不少。

湘雲聽了，由不得一笑，〔張評〕我亦付之一笑。說道：「我說你不用說話，你偏好說。」〔張評〕果然。這叫人怎麼好答言？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變萬化，都是陰陽順逆。」〔張評〕書中之人，書中之事都在裏許。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，〔張評〕衡玉而生。究竟道理還是一樣。」〔張評〕花上有花，頭上有頭，無非演此道理。翠縷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從古至今，開天闢地，都是些陰陽了？」〔姚評〕解頤。〔張評〕是，是，是。湘雲笑道：「糊塗東西，」〔張評〕太極圖是糊塗東西。此後凡此字都作此用。越說越放屁！〔張評〕演說的是假語村言，原是放屁。什麼『都是些陰陽』！況且『陰』『陽』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：陽盡了就成了陰，陰盡了就成了陽；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，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。」〔張評〕真失即假，假省即真，冷極便熱，熱極便冷。真假冷熱，書中大旨。這情種便是那情種，書中隱義，無非《易》理。在劉姥姥用暗演，在史湘雲用明演。看官猶未信乎！翠縷道：「這糊塗死我了！」〔姚評〕連我也糊塗。什麼是個陰陽，沒影沒形的。」〔張評〕果然。我只問